

行走在 儿童的世界

李 强 编著

我们为什么要上学

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了高学历的野蛮人

几分天注定 几分靠打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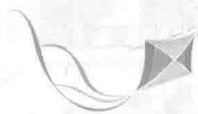
漂亮的失败是不是另一种成功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教育出版社



行走 在 儿童的世界

李 强 编著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在儿童的世界/李强编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564-2091-9

I.行…

II.李…

III.小学教育-研究

IV. G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5621 号

行走在儿童的世界 XING ZOU ZAI ERTONG DE SHIJIE

出品人 方平

责任编辑 刘书慧

装帧设计 牛红

责任校对 刘慧芳

责任督印 张遇春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湖北教育出版社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硚口区长风路 31 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4-2091-9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 027-83637493 进行调换)

序一

“童心”教育学的想象与建构

李牧川

十月的一个秋日午后，武汉小学李强校长与梁涛主任带着厚厚一摞书稿清样来到华科大教科院，和我真诚地分享这所小学教师和管理者们的“童心”教育故事，并邀请我为这本即将出版的书写个序言。我和武汉小学非常有缘，大学师范求学时期就曾在这所学校实习过，参加工作以后也受邀参与过学校“童心”教育课题的交流与指导。在接触的过程中，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们专业而纯朴、博雅而灵动、踏实而不虚张的作风与格局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而这次阅读十余万字书稿的过程更是强化了这种印象。我的专业一直是从事教育学的研究，因此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把书中管理者们、教师们和学生们的故事视为一种对“童心”教育学的探索与实践。在我看来，好的教育学应该“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不离理论又不止理论”。因此，在对书中聚智团队深度对话和教师团队教育故事的走进式阅读之后，根据对武汉小学学校文化多年来的感受和领悟，通过合情合理的教育学想象，我试图探寻和建构“童心”教育学的若干线索和轮廓，以供学校管理者和师生们参考、批评与指正。

1. “童心”教育学是“故事”的教育学

为什么说“童心”教育学是“故事”的教育学？

第一，从生存论性质上讲，与成人相比，儿童更本质地生活在“故事的世界”里。感性、神奇、秘密、想象、生动、创意、流动、具体、形象、好奇、自然、广纳、有趣、诗性，富有生命的活力，散发情感的温度，不知不觉地全身心沉浸……这些都是故事世界所独有的魅力，或者说它是一种“魅力的世界”。与此相对，成人很多时候生活在“‘事故’的世界”里，这里的“事故”主要是指经过成人后天意识过度加工后，形成的一个带有伪装、客套、遮掩、算计、烦琐、机械、形式、乏味、冷漠、贪婪、狭隘、陌生、疏离等性质的“去魅世界”。就其本性而言，在“故事的世界”里，儿童生活得更为自在、欢悦、灵动。

第二，从心理学机制上讲，儿童阶段的感知更多带有具象、想象、情感、身体、探索的因素在其中，抽象的说理和单向的灌输方式并不最适合儿童，而生动饱满的故事自然贴合儿童的心理认知特点，乐于被儿童接受和转化。比如刘蔚老师美术课上那对“双胞胎”纸条兄弟做成的弹簧就会“讲故事”，让孩子们如醉如痴。这本书想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和呼唤有故事的老师、有故事的孩子、有故事的校长和有故事的学校，应该说是非常符合“童心”教育学的内在特点。

2. “童心”教育学是“始源性”的教育学

“桌上的苹果是活的吗？”（5岁的大卫）

“爸爸，我有两只眼睛，每个眼睛都能看见您，为什么我没有看见两个您呢？”（8岁的约翰）

“爸爸，我们怎么能知道一切不是一场梦呢？”（6岁的蒂姆）

伊恩（6岁）感到懊恼的是他父母的朋友的三个孩子霸占了电

视,他们不让伊恩看他喜爱的电视节目。“妈妈,”他用沮丧的口气问道,“为什么三个人的自私比一个人的自私好?”

一个9岁的女孩问:“爸爸,真有上帝吗?”父亲回答说,不太肯定。对这个回答,孩子反驳说:“一定是真有的,因为他有一个名字!”(参见马修斯著,陈国容译:《哲学与幼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存在与时间》的作者海德格尔曾言“只有始源性的追问才是真正的哲学追问”。儿童思维或“童心”思维它天然就是一种“始源性”思维——一种直抵本体与根源的思维方式,因此儿童天生就是“哲学家”。所谓“始源性”,就是儿童像哲学家一样,天生地、自然而然地喜欢去追问、探寻事情、事物的“源头”“始初”。“我从哪里来的?”“人为什么会死呢?”“有没有外星人?”“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三个人的自私比一个人的自私好”……这些来自儿童“始源性”的发问,经常会让已经“沉入”或“麻木”在“熟悉世界”中自以为是的成人有一种惊讶与唤醒。本书《从“问句加”到“问句高”》中那位不问问题就憋得慌、问候语都能说成问句式的“问句加”同学,《一“问”激起千层“思”》里英语课上那位爱思考的“小眼睛”,无不都是散发着“童心”的“始源性”思维的光彩。可以说,“童心”教育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首先是一种“始源性”的教育学。从儿童的视角讲,它也就是“问号的教育学”“神奇的教育学”“惊讶的教育学”。

在“始源性”教育学关照下的生活和教育实践中,我们应该怎么做?诚如马修斯所言:“成人和小孩子讲话最好是多用提问式,同时准备接受挑战。而我们成人却常常回避挑战,用发怒相对待。‘哼,你懂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吗?’多么吓人,多么不公正,怎

么能是这样冷淡而又不耐烦的反应！如果我们能静下来认真老实地思考的话，可能清楚地看到我们自以为有意思的话常常并没有说清楚任何事情。”

3. “童心”教育学是“玩”的教育学

《“老师，我要的篮球不是像他们想的那么贵！”》故事里小周同学那一句“想要一个玩的机会”，道出了“童心”的真谛——“童心”就是“玩心”。所谓“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 Jack a dull boy”，意思就是“只工作（或学习）不玩耍，聪明的杰克也变傻”。台湾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游乾桂在他的《玩出的学问——我的小学生活与我的书写》中写道：“嬉玩一事，大约贯穿了我的小学生活，让我从中得到了经验、阅历，以及尔后慢慢滋长出来的智慧。我是心理学专家、教育学家，有理由比别人更加明白，人的一生中具有所谓的关键期，它是某些学习应用的决定时光，人该学会在不同的年纪做该年纪合宜的事情。比方说，童年应该是玩，中年，理应是做，老年，则该多休息，时序错了，人生必定错误百出，如同拔苗助长一般，不尊重四季的律令，结出的果肯定不甜……朋友的发现，正是我童年生活的写照，我之所以能说、善写，得力于嬉玩一事。在文评家的眼中，我的文章在台湾算是独树一帜，这源于我把童年精彩的生活，巧妙地放在文思之中。”真正的“童心”教育学，一定是有“童趣”、有“玩”“味”的教育学，小学的“童心”教育就是要在“玩”上下功夫、做文章。

4. “童心”教育学是“爱”的教育学

民国时期文学家夏丏尊先生在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不朽经典《爱的教育》的译者序言中，写过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童心”教育学是“爱”的教育学。冯杰杰老师在《自尊绝不是奢侈品》中对弱小、卑微的“他”的爱，是对“童心”之父母式的切身之爱，也是让“童心”挺立的自尊之爱；张健老师在《我和小飞的故事》中对被情绪障碍深深折磨的小飞的爱，是对“童心”的慈悲接纳之爱；唐毅轩老师对手心上有蜗牛吟唱的小雨的爱，是对“童心”的欣赏鼓励之爱。查良琦老师在《你好，白轮船》中“决定将这一切交给我的学生”的爱，是对“童心”的本真信任之爱。对儿童的真爱，还体现在对“童心”的细节点滴之爱中。我曾经对一所小学1958届毕业生做过一个回溯研究，当年的小学生——现在的这些老人们——时隔50多年之后还会深情而幸福地回忆，自己的班主任段文兰老师帮他们剪指甲的时候，每次都细心地用手绢把他们剪下来的指甲包起来的情景。孩子们对父母、师长的温暖回忆，就是由这点点滴滴的细节组成的。对儿童的真爱，同时也还体现为对“童心”的直心完整之爱。所谓“直心”者，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诚如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对一个人的尊重和对他的严格要求，是教育中“爱”的一体两面。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批评，往往也是儿童生命成长过程中难以忘怀的记忆和财富。

“每个孩子都是我们身边的小菩萨”（圣言法师语），做老师、做父母的要好好地爱我们的“小菩萨”。从关爱孩子的角度讲，天下父母都一样，并没有阶级贫富之分；从教育学生的角度讲，所有孩子也是一样，有的只是因材施教之别。父母之爱、师长之爱、同窗之爱、社会之爱、祖国之爱，如涓涓细流汇聚成磅礴浩瀚的爱的海洋，浸润、滋养每一个孩童的心灵。及至孩子长大成人时，自会怀念和感激自儿时以来伴他、怜他、助他、爱他的父母、兄弟、师长、同学、乡亲、祖国。如此，爱在人间得以传递和永恒！

5. “童心”教育学是“倾听”的教育学

“童心”教育学是“倾听”的教育学。著名教育现象学家马克斯·范梅南认为：“无论是谁，如果了解教师、母亲、父亲或者孩子的世界，就应该倾听他们生存世界中各种事物的话语，懂得这个世界各种事物的意义。”

“倾听”的教育学，就是要倾听“童心”真实的内在需要。彭锦老师从小越的画中，“听出”了孩子对父亲的思念；郭鸣老师从熊孩子的大吼一声中，“听出”了他“想表达又自信心不足，不敢好好说，只能瞎起哄”，渴望给予动力的需要；徐静茹老师从官官“孩童模样的抽泣”中听出了隐藏得很深的“孤独感”，而决心“我一定拉你走出孤独”；何祎老师从平时沉默少言、身体弱小的予强忍却没有忍住的眼泪中，“听出”了孩子此刻需要的不是指责而是呵护，于是走过去轻轻揉抚他被磕疼的后脑勺。

“倾听”的教育学，就是要倾听“童心”独特的表达方式。《“爱”用什么颜色来表达》中，美术课上孩子们用绚丽的色彩把自己制作的吊饰艺术作品装扮得美不胜收，而唯独小熊的作品创意与做工虽属上乘却全部用白色素纸做成。郑秀明老师认为“色彩太单调了”并建议“颜色搭配更鲜艳点”，而当小熊告诉她“可是我姐姐已经去世了呀，我还没出生她就出车祸去世了”后，郑老师“秒懂她的心意”；《一个纸团画出一道弧线》中，跳跳虎老师在即将“狂风暴雨”发作的边缘，决定把这件事先放一放而去安抚前几天被维尼熊弄伤手的米奇，由此才有机会得知原来“那一道弧线”是维尼熊主动与米奇认错和解的“童心连线”。

6. “童心”教育学是“身体”的教育学

“童心”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首先是一个具体化的身体性存在，“童心”是“身体”的教育学。诚如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

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所言：“所谓教育，不过是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 ”

当冯杰杰老师在深深的同情和莫名的悲哀中把孩子抱到自己的腿上，深深拥抱了他时，她才理解这个喜欢说别人脏话，经常被人随意拎起，随意“扔到老师面前”而“冷漠不在乎”的孩子，只是因为身体太弱小，面对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只能通过那些方式去进行反抗；当李兵老师被“李老师，我不想被孤立！”的话语触动，很自然地张开双臂，一把把“拖着步子走到跟前”的他“搂在了怀里，静静地，似乎感觉到怀里的孩子有些颤颤”时，她决定只要孩子愿意，都可以找她抱一抱，聊聊天。

美国心理学家哈洛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假母猴”实验：把新生的小猴和母亲隔离，放到两个装有奶瓶的假母猴的身边生活。两个假母猴都是用金属做的，只是其中一个假母猴身上披上了一层柔软的毛巾。实验观察发现，小猴除了喝奶，大部分时间都是与那个“布母猴”相依度过的。因此心理学家推断：身体舒适地依偎接触是形成依恋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它对依恋的形成比食物更为重要。不但如此，在孤儿院的孩子身上也发现类似的现象。充满爱意的拥抱，对于儿童而言，是多么重要！那是无声的、无条件的、可以感受到的充满安全感的爱。

“童心”之爱、“童心”的幸福、“童心”的色彩，就在我们的指间、怀里、眼神之中……

7. “童心”教育学是“诗性”的教育学

《插上音乐翅膀的小精灵们》中，沈维老师和几十个孩子在清晨的大巴车里，一路情不自禁地沉浸在《虫儿飞》《郊游》《大树妈妈》《小蜜蜂》《春天在哪里》《小小少年》……的歌声浪漫，诗意盎然中，让人想起了千余年前孔子与弟子们“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诗性教育境界。

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在《当我还是年少时》中，这样深情地回忆童年。

当我还是年少时
有位神灵保佑我
幸免于世人的打骂
当我无忧无虑地
与小树林里的花儿玩
天空中的微风
也跟我玩耍

.....

抚育我成长的是
小树林里的浅唱
我的初恋
孕育在百花下

.....

“童心”天生就是大自然的、是艺术的、是美的，儿童本质是诗性的，而“童心”教育学也是“大自然的教育学”“艺术的教育学”“美的教育学”，其本质上也是“诗性的教育学”。儿童往往生活在自己的诗性想象中，成人不要瞧不起这样的诗性想象，这是他个性、力量、希望、勇气、创造的源泉。

8. “童心”教育学是“相互滋养”的教育学

教师是智力、情感、体力、时间需要极大投入的辛苦职业，也

是极容易产生精神与情绪倦怠的职业。没有幸福的教师,难有幸福的教育和幸福的学生。教育学的研究表明,来自孩子和家长的反馈与鼓励,是教师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童心”教育学也是“相互滋养”的教育学。

这种滋养是情感与意义上的相互滋养。《享受被孩子照顾的感觉》中,连续上了四节科学课后,继而扎进实验室里整理和准备实验材料的又累又饿的谈巧老师,被孩子们“谈老师您饿了吗?那您赶快打饭,您先吃。”“哎呀,给老师多打点,她早上上了四节课呢!”“那您坐下来休息吧,我们自己安排中午的任务”的嘘寒问暖所滋养;在“聚智问道”中,梁涛主任深情地分享:“我喜欢有故事的孩子,特别是那些调皮的孩子,因为正是他们给予我教育灵感和智慧。在相互陪伴中,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我却慢慢变老……感谢我曾教过的孩子们,因为你们让我的生命有了意义。孩子们,你们现在好吗?”

这种滋养也是智慧和勇气上的相互滋养。《激发孩子心灵高贵的潜质》中,ZJW 同学被彭渊老师不经意间的夸奖和善意所拨动,激发起他进步的渴望,也让彭老师惊讶和感动;《一缕阳光》中,童鑫老师带着对自己的责怪和慎思后的勇气,陪着小鑫在楼道里艰难地喊出“我不想”,终于释放掉了孩子心中种种被深压的情绪,师生都重获阳光;《钢笔又“飞”回来了》里,内心忐忑的杜佳丽老师还是决定给拿了小果钢笔的“小偷”一个放回钢笔的机会,最终在小果“我的钢笔回来啦”的惊喜叫喊中,班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就是喜欢她!”》《出逃事件》《三张照片》等无不都是教师与“童心”彼此拨动、激智生慧的有趣故事。

这种滋养也是角色与领悟上的相互滋养。《需要告诉家长吗》中,刘艳非老师被 L 同学的一句“要不,您就别告诉他妈妈了

吧”怔住了,从而反思自己“难道我想把这件事告诉小 T 的妈妈,形成家校教育的合力,错了吗?其他同学的想法也和 L 一样吗”;《教育折叠》里,黄羽西老师了解到小 G 家庭结构和文化的特殊处境时,顿悟到为人师者便是社会空间、家庭空间、学校空间这三个折叠的教育空间的一条莫比乌斯环;《“辞职”风波》中,在猝不及防的组长集体请辞中,郑老师开始反思自己的言行,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表达方式,最终以真情幽默的方式和组长们“在心海架起一座尊重 and 理解的长桥”。

9. “童心”教育学是“整体”的教育学

《他总是以替补的身份出场》中,当总是以替补身份出场的小朱同学诚恳地问询:“老师,我什么时候上场啊?”虽然郭震老师也为场上关键球赛的激烈比分担心犹豫,但还是被小朱恳切的目光打动,安排他上场迎战。虽然因为失球,小朱被队友指责换下,但是稳定比分局面后的比赛最后 3 分钟,郭老师又一次短暂犹豫之后,再次决定让刚受打击低头不语的小朱上场迎战立功,帮助球队守住了最后的胜利。这是本书中为数极少的由体育老师撰写的教育故事,语言虽然极为朴实,但让人印象深刻、颇为感动。我相信,这短短的 3 分钟对于“总是以替补的身份出场”的小朱同学和场边陪伴的小朱父亲,都是极为重要的人生时刻。

在我看来,这篇故事入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提示”所有教育者,“童心”教育学的精神和实践不仅仅体现在语文、数学、外语等所谓的“主科”的课程和教学中,它应该也体现在包括音、体、美等所有课程与教学,包括学校门卫、园丁、食堂师傅等所有生命在内构成的学校整体教育生活之中。

此外,本书还给我如下的“童心”教育学想象和建构的启示:

“童心”教育学是“受过教养的纯朴”的教育学。“在孩童,纯

朴是天生的。”“童心”教育学是“纯朴”的教育学，但是这种纯朴天真又与原始人的天真无知不一样，它追求的是那种“受过教养的天真无瑕”，那种成年之后“历经沧桑”，仍能“葆有纯真”的质朴人格。

“童心”教育学是“等一等”的教育学。每一个孩子都自有个性特点与步伐节奏，每一颗“童心”自有生命价值与此生使命，再现实的教育也不能无视“童心”的明天，再匆忙的教育也要善于“等一等”，要为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童心”在教室留上一条给予他或她“希望”的门缝。

“童心”教育学是“负方法”的教育学。教育哲学家涂又光先生认为，“正方法”是指达浅层的方法，“负方法”则是指达深层的方法。浅层的东西可以用语言去描述、表达，而深层的东西无法用语言表达。当今儿童所受到的教育之害大都来自过度的“正方法”所致，即现在的学校教育中讲得太多，直接的东西太多，表面看似教育，实际不但没有深触到人的深层结构，反而害人不浅。深刻的东西、真正使得人成为人的东西是语言讲不出的，它需要给儿童时空和契机去品、去悟。个体生命中审美的、艺术的、超越的东西必须依靠“负方法”葆养、培育和生发。

“童心”教育学是“意向性上之真诚”的教育学。《聚智问道：几分天注定 几分靠打拼》的交流中，李强校长坦言：“小时候的我不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按照父母的意愿长大，不是一个有过心动的孩子，一切都在听话的言语中长大，故有时候就放弃了萌动的意念，也希望所教的孩子听话，从来也不曾真正听过孩子们的梦想，好在可以从此刻开始，帮助他们坚持做一个寻梦一生、炽热如一的人。”李校长的这段分享非常真诚，读的过程中我被深深打动。其实，在“童心”教育学的视域里，无论是成人还是学生，无论

是校长还是老师,这种表达中意向性上之真诚与敞开,就是“童心”对于人间世界的普适与可贵所在。

“童心”教育学是“返回儿童”的教育学。在父母和社会的眼里,教师是儿童生命的托付人,是陪伴儿童、教育儿童的人。正因如此,教师同时也必须是让自己不断返回“孩子”的人。与孩子们的童年相遇,他们的童真童趣往往瞬间就可以融化成人心灵上最严肃紧张的“硬壳”,使得教师与自己久违的童年再度相逢,让教师做回“儿童”,做回自由简单真诚的自己。

“童心”教育学是“人类未来”的教育学。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写道:“为了正确地说明儿童的能力,我们必须具有关于社会状况和文明现状的知识。儿童具有自己的本能和倾向,在我们能够把这些本能和倾向转化为与他们的社会相当的事物之前,我们不知道所指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能够把他们带到过去的社会中去,并且把他们看作是前代人活动的遗传。我们还必须能把他们投射到将来,以视他们的结果会是什么。”离开人类和社会的“童心”,不可理解;离开“童心”的人类和社会,没有未来。此今日全世界之“童心”,乃明日全世界之“人心”。一切正如蒙台梭利所言:“儿童是成人最后的拯救者和世界的福音。”

(作者简介:李牧川,教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

序二

聚智问道 且歌且行

梁 涛

这是一本教育叙事类的书，不作大格局谋划，更不作大叙事，而是聚焦一所正在变革中的学校，从对儿童发展的观察切入，以故事讲述的方式，真实呈现师生原生态教育教学生活。讲述者是由武汉小学李强校长领衔的学校行政团队和教师团队成员。

说故事永远胜于讲道理。讲好一个故事，可以赋予平淡无奇、冰冷琐碎的事件及事实以温情，可以触及当下被心机、坚硬、冷漠的外壳裹着的人内心深处的柔软所在。说故事并非教育者与生俱来的天赋，会讲故事、讲好故事是一个教育者必备的素养。

有趣的是故事思维倡导者安妮特·西蒙斯(Annette Simmons)和李强校长关于团队建设成长的主张有许多不谋而合的交集。安妮特·西蒙斯主张团队的每个人应学会讲的7个故事：“相信我”的故事、“我是谁”的故事、“我为何而来”的故事、“愿景”的故事、授人以渔的故事、讲自己经历的故事、“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的故事，而李强校长则主张作为教育人更应该学会讲好教育的故事！追问“教育何为”“儿童是谁”“如何授人以渔”“学校应给予孩子怎样的童年生活”，探寻自我实现的价值所在和生命成长的秘密。

该书分四个教育篇章。“聚智问道”(行政团队)和“且歌且行”(教师团队)两个不同主体之间既拥有独立个性,又相互关联,构筑“复调”式对话结构。4个专题教育对话,约80篇教育故事,童画作品点缀其间,相得益彰,演绎着“童心”教育的纯美交响乐章。

“聚智问道”以“聚智团”成员对教育常识的敬畏,回到教育的原初,拷问教育,试图破解多个教育难题。“我们为什么要上学”“漂亮的失败是不是另一种成功”……面对这样一个个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问题,教育者的初心与使命,受教育者的迷惘与期待,时刻都在检验着我们作为教育人的担当。有没有理想的答案?一切皆可假设,一切都有可能。“且歌且行”呈现的是教师团队成员,以从容潇洒的姿态和勇气,行走在儿童的世界中,保卫童年,呵护“童心”。以对生命的同情和理解,重新发现、欣赏儿童,见证并成全儿童发展。从校长到教师的讲述,直白真实,直逼人心。他们的故事赋予教育事实以生命,揭示教育细节隐喻着的真谛,释放着教育创造的力量。

让我们当一次讲故事的人,讲好我们自己的教育故事!

(作者简介:梁涛,男,湖北名师,省特级教师。)